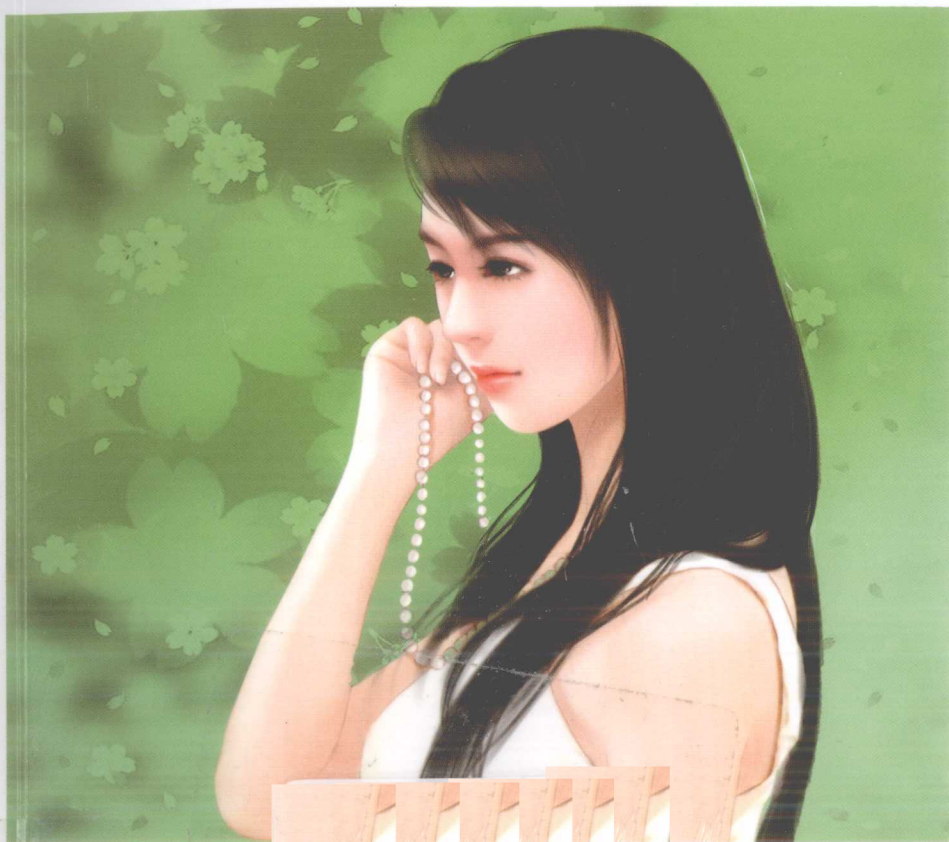




玄小佛
作品

等梦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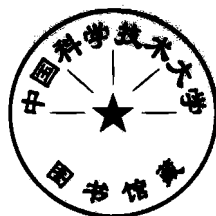
她讨厌男人、鄙视爱情，
所以把自己打扮成男孩一样，
只为了不让自己有恋爱的机会。

玄小佛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等梦的女人

玄小佛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梦的女人/玄小佛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 7

(玄小佛作品; 3)

ISBN 978-7-5452-0696-8

I. ①等…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729 号

本作品系列(简体字版)由玄小佛独家授权出版

策 划: 王 刚 徐明松

责任编辑: 许 铭

封面设计: The 9th 鹿 梅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等梦的女人(插图本)

著 者 玄小佛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5.75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696-8/J.407

定 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最深的报答

就是包容与爱

最深的惩罚

也是包容与爱

——玄小佛

鲜花、掌声、叫喊，在唱片公司的安排下，罗丹狠狠地满足了一次。

罗丹唱得好尽情，牛仔裤、运动鞋，一身简单带着帅气。

虽然，观众是为高小球而来的。

虽然，场地只是百货公司的顶楼。

虽然，她不过是公司安排，为高小球的出场热身。

然而，罗丹卖力的高亢嗓门，让等待高小球的歌迷，十分满意。

“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连续剧的主唱，清纯玉女高小球！”

罗丹早就退到临时搭的后台，舞群与合音拥簇着装扮如小百合花的高小球，掌声如狂掀的海浪。

公司的宣传人员，全待命地留意演唱的高小球。

好像才退下场的罗丹，使用价值完全结束了。

罗丹像弃婴，没人问她需不需要一杯水，或是给她一张椅子。所有的心力，都在高小球身上。

这种小歌星的待遇，罗丹很习惯了。

用袖管拭了拭脸颊的汗，罗丹自己叫了部计程车回家了。与高小球的玉女形象相比，罗丹简直像个男孩。



爬上简陋的公寓三楼，客厅里传出能令罗丹发狂的哀泣调。

那是李镜红。

罗丹的妈妈。

“不要唱了！”

钥匙启开客厅的门，罗丹极有权威的命令。

李镜红看了眼罗丹，像什么都没听到，涂满紫红唇膏的嘴，斜斜的张合。

“寒窑十八年——”

“你不是王宝钏！不要唱了！”

“哟，大歌星回来了。”

李镜红装着假睫毛的眼睛，瞅都不瞅下女儿，声音又讽、又冷。

“看不起这个从前唱评剧的妈妈，唉，也不怪你，谁叫我风光的时候，没让你看见。”

“你从没风光过！”

罗丹瘦干干的手，指着满墙发黄的放大照片，海报、剧照，及一些剪报。

“别睁眼说瞎话，你从未唱过一次主角戏！你不过偶尔被挑来跑跑龙套！”

李镜红不再开口了。

如果不是一脸的浓妆，李镜红长的还算娟秀。

微翘的凤眼，细挺的鼻子，小薄唇，尖尖的下巴，很典型的中国美女，尤其在评剧脸谱里，这是最上乘的五官。

罗丹带些歉意，解开闷热的运动鞋的鞋带。

“妈，别生我的气，我不希望你回想过去，你会看到我成功，只有我成功，你才能正常地面对生命。”

李镜红轻轻地从餐桌上拿起一个信封袋，她的声音也是轻轻的，轻得像随便一阵风，都能吹垮她。

“生活费，下午才送过来的，张若欣实在是个好女人。”

如跳篮抢球，罗丹脱下运动鞋的两条腿，凌空而落，抓下妈妈手中的信封袋。

“为什么要收？为什么要收？我养得活你！我养得活你！为什么要收这种没自尊的钱！”

李镜红像残烛，任女儿的狂喊，吹熄她。

“你没出息地过了半生！还要继续苟延残喘吗？我考上大学不念！我到处打工！我的歌声比高小球好，为了每月固定的车马费，我忍受委屈，只要公司叫我配合，我就像一条狗，立刻跟上去，我已经廉价地把尊严送出去了！你为什么还要拿张若欣给的钱！”

李镜红残烛的声音，听不出自卑或平静。

“张若欣的钱让你从小没饿死。”

“要我感激她吗？”

罗丹像被猎人围困的狼只，嘶鸣着。



“如果能选择！我但愿从小饿死！而不是靠张若欣的钱长大的！我活得很羞耻！因为那个女人的丈夫，从不敢出面见我们母女！我活了二十一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叫够了吗！”

这回，李镜红的声音能分辨了——盛怒。

“有出息、没出息，有尊严、没尊严，好好歹歹，你就是靠张若欣的钱，活到二十一岁的！有本事，把钱退给罗立农，少对着我又吼又叫，张若欣对我们够厚道了！”

“我不想听到罗立农的姓名！”

罗丹几乎忘了，她面对的是母亲。

“这个公寓，再差，是我花钱租的！我不容许罗立农三个字，像细菌似的，在空气里蔓延！”

宽松的白衬衫，磨旧的牛仔裤，当然，还有那双闷人的运动跑鞋，这是罗丹惯有的装束。

不是她不爱打扮，而是治装费对她而言，是笔没办法扛的负担。

罗立农的住宅，光是外貌，就十分耀目。

热带的椰子树林，挺立于石砌的围墙，黑漆的大铁门，雕着几何图案。

罗丹瘦巴巴的，力量可不小。

骑着二手货的日本制小机车，大颗、小颗的石头，载了有二十几公斤。

罗丹对着大铁门，掷铁饼似的，大颗、小颗的石头，猛猛地砸。

“罗立农！张若欣！你们随便谁，给我滚一个出来！否则，我砸完石头，就放把火，烧掉你们的家！”

铁门开了。

出来的是张若欣，永远是张若欣。

罗丹有些失望，她始终没见过罗立农这个人。

张若欣仍保持着不发福的身段，皮肤仍是白皙，尽管是装的，风度还是满高贵的。

“罗丹，就算你真放了把火，我也不会让立农出来受这种难堪，唉，苦了镜红，在家也这么任性吗？”

张若欣依旧是个声音有条理的细致女人。

“我知道你有骨气，不肯收每个月的生活费，但我还是要付，再说，你是我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生下来的，而镜红又是个没有求生能力的可怜女人。”

“我妈不可怜！可怜的是你！你有个不忠的丈夫！”

罗丹丹田的力气，真够吓人。

“你丈夫拈花惹草！不是我该操心的！我只操心一件事，请你搞清楚，我从不承认，我跟你丈夫有任何关系！纵使你丈夫在社会上，有显赫的地位，那也与我无关！二十一年了，你还怕我们母女，出面找你丈夫吗？你过分抬举你丈夫罗立农了！”



信封袋由罗丹手上，又狠又重的掷向张若欣那张白皙的五官。

“是你逼我骂你的！混账！再拿钱给我妈！我就对记者说，我是罗立农的私生女！那个操纵台湾股票、房地产的罗立农，二十一年前，背着老婆张若欣，跟我妈李镜红生下一个女儿叫罗丹！”

头一甩，罗丹跳上机车。

张若欣冰冷的声音，打破了她的风度。

“罗丹！你狠！你比你妈狠太多了，你妈图的只是个生活无虑！你图的却是野心！我见多了你这种野女孩！”

罗丹那只踩发动杆的脚，气恼地放下了。

“我是有野心！但，我的野心，绝不会建立在你丈夫头上！”

“是吗？”

张若欣双手往胸前一抱。

“当歌星的目的是什么？不为名？不为利？纯嗜好吗？区区生活费看不上，故作骨气状，时机到了，再好好地、狠狠地一次把我丈夫罗立农用上，我没说错吧？李镜红还真会生！”

“去他妈的王八蛋！”

罗丹暴跳了。

“张若欣！我爱不爱当歌星！关你家屁事！你在乎你丈夫那点破名誉，我可不看眼里！有没有骨气，轮不到你来批判，至于我母亲，不准你再连名带姓叫她，否则，我不是待在这等罗立农，而是到他公司去！”

张若欣四平八稳地笑笑。

“去呀，像你这种拈花惹草生下的，不只你一个，这还是我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呀，也别算了，如果我丈夫当回事，那事业都别做了，你去呀，他连你是谁都没见过！自找难堪！”

一阵打败仗的沮丧涌上来。

不只你一个？

还有不知道的？

张若欣的笑容更四平八稳了。

“我自己就生了四个，这四个还全是儿子，立农会在乎你们这些私生的女孩吗？不管你有没有野心，趁早忘了我丈夫这个人，我们家庭美满，你破坏得了吗？”

话都不多说一句，张若欣大大方方地推开大铁门，大大方方地进去了。

铁门有斑落的新痕迹，是刚才罗丹砸的。

你们这些私生的女孩？

自己只是其中受害人之一。

想到这，罗丹打败仗的沮丧，舒服多了，自己不是最倒霉的，罗立农真不是东西，难怪从来不敢露面。

骑着那辆二手的机车，罗丹突然间觉得，这部旧车，好轻巧。

唱片公司在仁爱路，是台北的黄金地段。



高小球为连续剧忙着出唱片、宣传。

而自己在这张唱片里，只扮演着高小球的合音。

进到唱片公司的录音室，作曲师林大宽，正卖力地纠正高小球。

见到罗丹，林大宽冷淡地丢下一句话。

“只是合音就迟到，那红了我林大宽要到家里伺候你了，小球，最后那段的音量要提高，我出去一下。”

罗丹真的不嫉妒高小球。

罗丹嫉妒的是：高音部分，公司明知道她的实力，还是叫高小球唱，一个造作出来的假清纯玉女。

“罗丹，你气我？还是气公司？”

瞅了眼高小球，罗丹理也不理，拿着歌谱，试哼合音部分。

高小球递了罐矿泉水给罗丹。

“别气我，也别气公司，新人都是这样的，我当初比你更惨，你还混得到合音，我呀，帮于思敏接歌迷电话，帮张汉恒到电视台看服装，帮周琦跑宣传，这些事，起码你没做过吧？”

罗丹第一次认真地留意高小球。

个子中等，长相不算美。皮肤有点黑，那双大眼睛不再是平时宣传的纯真。罗丹在她眼睛里，望到世故、历练。

“高小球，你不是十八岁就一曲而红的吗？于思敏、张汉恒、周琦他们都混多久了，你到底几岁？”

高小球望了眼录音间的隔音玻璃，她的微笑，竟那么沧桑。

“你真相信我二十岁？那是宣传，什么一曲而红，我混了七年，

才混到今天,我比你大,我二十四岁,高小球是我红了后,公司要我改的艺名,我也——也姓罗。”

罗丹相当吃惊,吃惊高小球提到自己姓罗的表情时的厌恶,吃惊高小球二十四岁,吃惊高小球成名的过程,更吃惊高小球大眼睛里埋藏着一股说不出的悲凉。

“你才刚跨进这行,你唱合音,我的过程,你连碰都没碰过,罗丹,很幸运了。”

“你为什么进这个圈子呢?”

“当然是为名为利。”

高小球回答得简单豪爽,完全没有公司塑造的清纯模样。

“你呢? 罗丹。”

“目的相同。”

“那就开心点嘛。”

高小球拍了下罗丹,充满鼓励地望着罗丹。

“林大宽讲两句,你也摆在心里呀? 等你红了,别说林大宽,就连老板都看你脸色。”

罗丹目光有点隐痛地凝聚在麦克风上。

“不是林大宽,是我个人的私事。”

“个人的私事,那我就不问了。喂,录完音我请客,吃麻辣锅,周琦开的,去捧她场。”

“这么热的天吃麻辣锅?”

“罗丹,拜托,你真有够土,台北的人就是一群疯子,你不疯,就



不是台北人，吃完麻辣锅，叫周琦请我们到张汉恒开的 PUB，这两个人最近海赚了一票。”

进公司快一年了，罗丹到今天，才算认识了当前最红的高小球。

她不是媒体写的清纯玉女，她爽朗得有些男孩子的性格。

罗丹必须承认自己有够土。

大热天开着冷气，吃麻辣火锅。

夜深了，PUB 里全是精神旺盛的年轻人。

张汉恒又弹、又唱、又跳，好像这家店不是他开的。

周琦倒像老板娘，在吧台内一杯接一杯的调酒。

高小球端了杯蓝色涌着干冰的饮料给罗丹，神秘而小声。

“他们在谈恋爱，怕记者知道，周琦更怕，因为她担心张汉恒中途把她给甩了，张汉恒最近常跟白金唱片公司的一个新人来往。替你叫了杯酒，这杯叫夏威夷之恋。”

罗丹望着调酒的周琦，再望向狂跳迪斯科的张汉恒，刹那，脑子闪起罗立农。

男人啊男人。

你们的多情，让世界增添不该有的生命。

高小球的舞姿真奔放，真狂野。

她是那么尽情，那般快乐。

公司在搞什么鬼？非要她装成傻傻、呆呆、笨笨、拙拙的清纯玉女。

爬了七年才红，就该矫情地付出代价吗？

夏威夷之恋饮进口里，晕晕的。

罗丹保持着一丝清醒的思维。有朝一日红了，绝不任公司摆布，扮演另一种角色。

“罗丹，我的舞技如何？找个时间跟公司谈谈，我要改变造型，这才是真的我，我烦透了什么清纯玉女，他妈的见鬼了！”

高小球一边挥汗，一边端着杯橘色的鸡尾酒过来。

“张汉恒说你有一种别致的美，公司没充分利用，实在可惜，他有自己的工作室，也培养了几个新人。”

罗丹望向张汉恒，一个醉汉般的男孩，电视上那股沉默得近乎酷的冷峻哪去了？

“小球，你是个坦白的人，一点都不要大牌，一点都不隐藏，而且，没有女孩子的嫉妒心。”

“干嘛？赞美我呀？”

高小球笑声像风浪。

“罗丹，张汉恒说你有一种别致的美，他够笨，他看不出来，你有一种忧郁，不是我们这种年龄该有的。”

罗丹像被人在伤口上踩了一脚。

“讲嘛，我在你面前，可没装模作样，罗丹，你不快乐。”

高小球有些醉。



夏威夷之恋让罗丹把伤口扔开了。

“我跟你一样，为名为利闯进这个圈子，除了替我妈争口气，我还想让两个人，看到我们母女时，像狗一样的，低下脑袋，别摆姿态。”

高小球醉声的又叫了两杯调酒。

“仇人呀？”

“比仇人还严重。”

服务生端来两杯夏威夷之恋，在高小球，罗丹面前，各放一杯。

罗丹赌博似的，一口气喝掉整杯的蓝色液体。

“是一对夫妻！男的叫罗立农！女的叫张若欣！”

还好 PUB 杂乱声交错，没有人去注意罗丹高亢的尖嗓门。

高小球端着夏威夷之恋，一口，一口，品尝般，沉思地饮着。

罗丹真醉了。

她整个人，姿势不雅地滑出椅子。

高小球凝望醉瘫了的罗丹，好久！好久！她扶起罗丹。

“罗丹？罗丹！”

罗丹没反应，罗丹熟睡了。

摇晃的张汉恒，勾着周琦的脖子过来了。

“醉啦？真没酒量，很纯洁嘛，周琦，你如果有罗丹这份纯洁，我就会真的爱上你。”

周琦眼角妩媚的扫向张汉恒。

周琦张汉恒的对话，高小球一句都没听进耳里。

从张汉恒的烟盒里拿了根烟，高小球神情凝重。

“张汉恒，我下赌注，你捧罗丹，包你大赚，我当罗丹的经纪人，全部免费，划算吧？”

张汉恒兴致大了。

“周琦，小球的话你作证，什么时候约罗丹谈？”

“小球，我配合你捧罗丹，张汉恒喜欢纯洁。哈！纯洁。”

罗丹是被张汉恒扛上高小球的跑车，高小球第一次送个醉鬼回家。

很久没睡得这么香甜。

那个叫夏威夷之恋的，可以麻痹脑神经。

是李镜红的尖嗓门叫醒了罗丹。

“罗丹！要叫多久你才出来？有朋友找你！别让人家等！”

迷糊中罗丹穿着睡衣，才踏出卧房的门，就见到与妈妈寒暄的高小球。

“嗨！罗丹！”

在高小球的脚旁，有只行李袋。

“我要去电视公司录影，路过你家，顺便上来，我的记忆好吧？昨晚送你回家，方向全记得了。”

纵使从未在评剧界红过，李镜红永远保持着浓郁的妆、整齐的衣着。

她提了只干净、但过时的香奈儿皮包。